

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覽本

子部

管子卷十四

唐房玄齡註

水地第三十九

短語十三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菀也

菀固城也

美惡賢不肖愚

俊之所生也

謂生於地

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通流者也

水言材美具備其潤澤若氣以支持於地若筋分

流地上若脈也

故曰水具材也

言水材之美

備其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清而好灑人之惡仁

也

淖和也 惡垢穢也

視之黑而白精也

視其色雖黑及揮揚

量

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

以意量之則多多少不可以概注於器滿則止不可加

刺如此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

方圓邪曲無所不流平則止不可增高如

此者人皆赴高已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義也

器也

道以卑為室王以卑為器也

而水以為都居

都聚也水聚

準也

者五量之宗也

水可為平準五量取則焉故為五量之宗也

素也者五色之質也

無色謂之素

水雖無色五色不得不成故為五色質也

淡也者五味之中也

無味謂之淡水雖無味五味不得不平也故為五味中也

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

萬

取平焉故  
曰準也

諸生之淡也

能濟諸生以適  
中故曰淡也

違非得失之質

也得亦自水生焉失亦自

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於

天地雨從天降而亦有河

而藏於萬物動植之物

漢故水集於天地皆含液也

產於

金石揀金於水山石之

穴或有溜泉焉集於諸生

諸舍生類皆得水而長之故曰水

神莫不有水焉不知集於草木根得其度

其所故謂之神也得其生華得

其數得其榮實得其量得其生熟之量

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

毛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幾

幾謂從無以適有也反其常

者常謂長育之常數也水之內度適也

內度謂潛潤之度也夫玉之所賚者

九德出焉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

鄰近也  
王文相

通如近理各自堅而不蹙義也

蹙屈聚也  
如此義也

廉而不剗行也

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

瑕過玉  
病也以

不掩瑕過茂華光澤竝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

搏徹遠純而不殺辭也

象古君子之辭也

是以人主饗之藏以為寶剖以為符瑞九德出焉

人主所以寶而藏之故為符瑞九德之故

人水

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

陰陽爻感流布成形也

三月如咀咀者

何曰五味五味者何

咀咀口和嘴之謂三月之初疑類口所嚼食也

曰五藏

五味出於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  
五藏後也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

己具而後生肉脾生膈

膈在脾上也

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

革皮心生肉五肉已具而後發為九竅脾發為鼻肝發  
膚也

肺發為目腎發為耳肺發為竅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生而目

視耳聽心慮目之所以視非特山陵之見也察於荒忽

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也察於淑湫心之所慮非特

知於麌麌也察於微眇故修要之精

言精思是理修要妙之精也

是

以水集於玉而九德出焉凝塞而為人

塞停也言精液凝停則為人也

而九竅五慮出焉

五慮謂耳目鼻口心也

此乃其精也

九竅五慮是身之精

精麤濁塞能存而不能亡者也

謂人之稟氣麤濁而塞但能存而不能亡也

伏閭能存而能亡者蓍龜與龍是也

言龜龍稟氣微渺悠遠而暗冥故能存亡而為變化也

龜生於水發之於火謂卜者以火鑽灼之

於是為萬物

先為禍福正

謂龜得水火之靈故先知於萬物識禍福之正也

龍生於水被五

色而游故神得水不測

之靈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蠋中蟲欲大則

藏於天下

言能隱覆天下欲尚則凌於雲氣也尚上欲下則入於

深泉變化無日

隨時而變不期於日

上下無時謂之神龜與龍伏

閭能存而能亡者也或世見

謂下谷不徙水不絕之也

或世不見者

謂涸川水有時而絕生蠅與慶忌

世見生慶忌不見生蠅也

故涸澤數百歲

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

謂涸澤之中有谷不徙而水不絕也

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

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

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於蠅蠅者一頭而兩身其形

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鼈此涸川水之

精也是以水之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與玉

伏間能存而亡者蓍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蠭與慶  
忌故人皆服之謂服用水而管子則之言管子獨能知水法則也人皆有  
之莫不有水而管子以之以用也言管子獨能用水也是故具者何也水  
是也言水無理不具也萬物莫不以生得水以生唯知其託者能為  
之正具者水是也託依也能知水理之所依者能正於萬物故理之具者水也故曰  
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  
愚俊之所產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  
其民貪麤而好勇以水道迴復故令人貪以水躁速故令人麤勇也楚之水淖

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

以其淖弱故輕佚清則明察故人果賊也

越之水

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

洎浸也濁重故愚浸則泊多所漸入故疾垢也

秦

之水泔寂而稽淤滯而雜

最絶也稽停留也謂秦水純甘而味停留又泥淤沈滯與

水相雜也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

以其泔而稽故貪戾以其滯雜故罔而好事

齊

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襍

齊晉謂齊之西而晉之東枯旱謂其水慘澁而無光

也故其民詭諛葆詐巧佞而好利

以其運故詭諛以其枯旱故葆詐以其淤

雜故巧佞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雜故其民愚慾而

好貞輕疾而易死

沈故愚慾而好貞萃雜故輕疾而易死也

宋之水輕勁而

清故其民閒易而好正

輕故易清勁

是以聖人之化世

也其解在水

言解人之邪  
正掌水而知

故水一則人心正

一謂水清

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汚

人心既一故  
欲不汚穢

民心易則行無邪

易直則無邪也

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

樞在水

樞主運轉者也  
但則水之理故曰其樞在水也

四時第四十

短語十四

管子曰令有時

王者命令必有其時

無時則必視順天之所以來

視謂觀而察之若不得時則必亂

察其所致改革以順天道之來也五漫漫六惛惛孰知

之哉漫漫曠遠執悟懵微時既五謂每時之政其理曠  
遠六謂陰陽四時其理微暗既漫且惛故知之者  
少唯聖人知四時不知四時乃失國之基不知五穀之  
也故國家乃路路謂失故天曰信明地曰信聖言能信順  
其常居故天曰信明地曰信聖言能信順  
則而行之者四時曰正順行四時之天地之道  
曰明曰聖也順行四時之天地之道  
乃正君明聖則能用今曰正也其王信明聖其臣  
賢材故正也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聖也曰慎  
使能而善聽信之謂能聽信使能之謂明使任賢能聽  
信之謂聖既聽其言又信信明聖者皆受天賞信明者  
其事所以為聖信明聖者皆受天賞信明者  
使不能為惛既使不能惛而忘也者皆受天禍惛忘則  
為惛忘而忘也者皆受天禍惛忘則

理故受天殃也。是故上見成事而賚功則民事接勞而不謀君見下有成則能責賞其功是上能以恩接人事故雖下勞不謀上報其事也。

為人下者直恃其功勞故肆直也。為人上者驕不恤下功則上見功而賤則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天地用陰陽為生成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陰陽更用於四時之間為緯也。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德合於春夏刑合於秋冬。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然則春夏秋冬將何行東方曰星。東方陰陽之氣和雜之時故為星星亦不定於陰陽也。其時曰春。春蟲也而生其氣曰風。陽動而陰寒為風也。風生木。與骨骨亦木之類也。

其德喜贏而發出節

出生也言春德喜悅長贏為發生之節也

時其事號令

修除神位謹禱弊梗

梗塞也時方開通而有弊敗梗塞者則禱神以通道之

宗正

陽春

陽事故以正陽為宗

治隄防

夏多水潦故於春預修隄防

耕芸樹藝正津

梁謂正橋

梁也

修溝瀆甃屋行水

甃者使之行水也修屋壞時方溉灌依次行而用

解怨赦罪通四方

凡此皆助發生之氣

然則柔風甘雨乃至

柔和也

百姓乃壽百蟲乃蕃

此謂星德星以和為德也

星者掌發為風

掌主也主以風發生

是故春行冬政則雕

肅殺之氣來之故雕落也

行秋政則

霜秋霜降

行夏政則愆是故春三月以甲乙之日發五

政甲乙統春一政曰論幼孤舍有罪二政曰賦爵列授  
祿位列次三政曰凍解修溝瀆復亡人人之逃亡者還復之四政  
曰端險阻路有險阻理之使端平也修封疆正千伯千伯即阡陌也五政曰  
無殺麌夫毋塞華絕革塞拔也革之屬其根經冬不死不絕之也五政苟時  
春雨乃來南方曰日南方太陽故為日也其時曰夏夏假也謂時物皆假大也其氣曰陽夏之陽氣也其德施舍

修樂施舍謂施爵祿舍道罪修樂謂作樂以修輔也其事號令賞賜賦爵受祿  
順鄉順鄉謂不違土俗之宜也謹修神祀量功賞賢以動陽氣陽氣主仁

故行息實以助之也。九暑乃至，時雨乃降，五穀百果乃登。此謂日德。日以照育為德也。中央曰土，土位在中央而寄王土火之子，故也。而統於夏，所以與火同章也。

於六月承火之後，以火之暑也。

中央曰土，土位在中央而寄王土火之子，故也。而統於夏，所以與火同章也。

出入以風雨，節土益力。土德雨遍，益其生植之力。土生皮，肌膚。土所生皮與其德和平，用均，無不載，無不生。中正無私，位居肌膚，其德和平，用均，無偏私。

實輔四時，春贏育，夏養長，秋聚收，冬閑藏。言上之四時皆

土之所輔成也。大寒乃極，國家乃昌，四方乃服。言土輔均成，然後寒極。

而民服。國歲之德也。此謂歲德。言土能成歲之德也。日掌賞，賞為暑。得賞則熱，熱則刑。

為歲掌和和為雨和則陰陽  
署交故為雨夏行春政則風風主行秋

政則水行冬政則落

霜氣肅殺故凋落也

是故夏三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一政曰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之二政曰開

久墳

久墳瘞之處開通之也

發故屋辟故竈以假貸

辟開

三政曰

令禁扇去笠

禁扇去笠者不欲令人禦盛陽之氣

母拔免

禁拔社免袒者亦不欲人惡盛

陽之除急漏田廬

田中之廬欲漏之不氣也

四政曰求有德

賜布施於民者而賞之五政曰令禁置設禽獸

謂設置以取禽

獸也母殺飛鳥五政苟時夏雨乃至也西方曰辰

辰星日交會也

秋陰陽適中故為辰其時曰秋秋擎也時物生其氣曰陰秋之陰生

金與甲

陰氣凝結堅實故生金為爪甲也

其德憂哀靜正嚴順

秋氣悽

憂恤哀憐為德靜正陰之性也嚴順謂德雖嚴然順時而為之也

居不敢淫佚

順秋氣而靜居

不敢為淫其事號令毋使民淫暴順旅聚收謂順時理過失也

軍旅聚而

收之量民資以畜聚賞彼羣幹

衆有武幹人當賞之

聚彼羣材謂

可以充兵器之材當收聚之

百物乃收使民毋怠

時云收斂出師故聚裝人無懈怠

所惡其察所欲必得

察所惡之方而伐之則得其所欲也

我信則克誠信

故能克敵此謂辰德

辰以收斂殺姦邪為德也

辰掌收收為陰收聚冬閒

秋行春政則榮春發榮也行夏政則水夏多行水潦也行冬政則耗

損耗也是故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五政一政曰禁博

塞博塞長路故禁之當禁圍小辯關譯言語相疾忌為關訟者皆傳

之也二政曰毋見五兵之刃藏五兵之刃也時或出師掩襲故

曰慎旅農趣聚收四政曰補缺塞坼師旅營農當慎收之秋方閑藏故令

補缺塞五政曰修牆垣周門間亦所以助閑藏之氣五政苟時五

穀皆入北方曰月

北方太陰故為月也其時曰冬冬中也言藏收萬物於中也

其氣曰寒冬之寒生水與血寒釋則水流其德淳越溫

怒周密

冬時花葉凋落唯根幹存焉故以淳質為德越散也冬既閑藏時則入於恆畜故令散施為德

雖復陰怒當節之以溫

周密者衆陰之間藏也

其事號令修禁徙民令靜止方

休息故禁人私地乃不泄

冬令行故地不泄也斷刑致罰無赦有徙令為靜止也

罪以符陰氣

陰氣主殺故斷刑致罪以符之

大寒乃至甲兵乃強五穀

乃熟國家乃昌四方乃備此謂月德

月以閑藏罰罪為德也

月掌

罰罰為寒

罰則殺物故為寒也

冬行春政則泄

春陽氣發泄也

行夏政則

寬

夏雷行謂冬氣

是故冬三月以壬癸之日

發五政一政曰論獨孤恤長老二政曰善順陰修神祀

賦爵祿授備位三政曰效會計母發山川之藏山藏謂銅銀之

舊藏在山者川藏謂珠玉之舊藏在川者也四政曰捕姦遁得盜賊者有賞

五政曰禁遷徙止流民圍分異分異謂離居者五政苟時冬事

不過所求必得所惡必伏是故春凋秋榮冬雷夏有霜

雪此皆氣之賊也氣反時則為賊害也刑德易節失次則賊氣邀

至賊氣邀至則國多菑殃是故聖王務時而寄政焉謂順

時而立政作教而寄武因教而習武也作祀而寄德焉謂設祭以顯

此三者聖王所以合於天地之行也天地之行唯德則神歟而已日掌

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為德陰為刑和為事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月食則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失則當受罰故其所失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之日惡風且熟旱災成矣方生之物皆枯是故悴矣此失生德也故失生之國惡也

聖王日食則修德月食則修刑彗星見則修和風與日爭明則修生此四者聖王所以免於天地之誅也信能行之五穀蕃息六畜殖而甲兵強治積則昌暴虐積則亡道生天地道者自然能生天地也德出賢人德者賢人所修道

生德法道則德生正德修則正生事正直則是以聖王成德也德生正理自正正生事正直則事幹

治天下窮則反終則始德始於春長於夏刑始於秋流於冬謂刑於冬而休息也刑德不失四時如一皆順時而成故如一刑德離

鄉時乃逆行鄉方作事不成必有大殃月有三政旬月三

異故曰王事必理以為必長王者行事必順三政之理然後可以長久不中三政也

者失理者亡中猶合也不合三政者國有四時固執

王事固執四時之政四守有所謂守四時令得其所三政執輔執

以輔行王事

三之政輔

行己德也

五行第四十一

短語十五

一者本也本農桑也二者器也器所以理農桑之具也三者充也充謂能稱本與器也治者四也人既務本設治以理之也教者五也人既奉法則人既奉法從教立者七也守者六也人既奉法以守之則設官以守之也八也既能立功立事終者九也十者既設官以守之則能立事前者可謂王道之終也然後具五官於六府也立五行之官分掌六府也五聲於六律也謂播音於六月日至六律也是故人有六多至陽生至六為夏至六為純陽之多也六多所以衝天至陰生至六為冬至六為純陰之多也

地也

街猶陰陽多也

天道以九制

九老陽之數

以老陽

地理以

八制

八少陰之數以少陰制地欲以生息也

人道以六制

六者兼三才之數人稟天地陰

陽之氣以生以天為父以地為母以開乎萬物父母開

萬物以總一統

總持其本以統萬物也

通乎九制六府三充而為明

天子

言能總一統九制

可謂明天子

修槩水上以待乎天董

董誠也言天子

能以中正自修以無

以無上待天誠也

反五藏以視不親

又親反察於五

以視知何者

不親治祀之下以觀地位

理於祭祀之時於其所祭

之下觀知地位之尊卑也貨

贍神廬合於精氣神廬謂廟祠也日所次隅曰贍言祭

神廬之時或薦珍貨雖已奠於地復

以日次陽之所以為精祥也如此者所以招合鬼神精氣之道也

已合而有常

神既合聚而響

祐則風雨有常百貨成

其經不失也

審合其聲修

十二鍾以律人情不失其經則庶績咸通故可審合理

世之聲以成安樂之音然後十二鍾

以揣其聲音之高下人情已得萬物有極然後有德

得人情律法也人情已得萬物有極然後有德

情則物理極極於物理可謂有德也

故通乎陽氣所以事天也經緯日月

用之於民天氣以積陽成德故通陽氣然後能事

天又經緯日月之時候使人用之也通乎

陰氣所以事地也經緯星歷以視其離地以積陰成體

能事地又經緯星歷之通若道然後有行言能通上陰

節氣視知其離絕也

通陽天地之道

然後所行不失也

既通天地之道則所行無不當故龜筮不能

為卜兆

黃帝雖通天地之道不使參問曰澤以得萬靈之情

可謂理之至也

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

地利得奢龍而辯於東方得祝融而辯於南方得大封而辯於西方得后土而辯於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地

治神明至靈尤明乎天道故使為當時謂知天時

之所當也

大常

察乎地利故使為廩者

廩給也謂開

奢龍辨乎東方故

使為土師

土師即司空也

祝融辨乎南方故使為司徒

謂主徒務

農大封辨於西方故使為司馬主兵馬以出征后土辨乎北方

故使為李

李獄官也取使象水之平也

是故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

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

昔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

調政理之緩急

以五聲也以政五鍾令其五鍾一曰青鍾大音

大音東方鍾名

二曰赤鍾重心三曰黃鍾灑光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

黑鍾隱其常

自大音重心已下皆鍾名其義則未聞

五聲既調然後作立

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

美生

美謂甘露醴泉之類也

日至賜甲子木行御

謂春日既至賜甲子用木行御

時也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師內御謂內侍總別列爵謂總  
列之論賢不肖士吏論士吏之賢與不肖當有所熟陟也賦秘藏之  
爵也賞於四境之內發故栗以田數故栗陳也以田數  
之也使得農出國衡順山林禁民斬木所以愛草木也然則水  
解而凍釋草木區萌萌牙區別而生也贊蟻蟲卵菱贊猶去也卵壳菱芡得  
也皆早春而生也春辟勿時春當耕闢無苗足本足猶擁也春生之苗當以  
土擁不癟離穀癟穀也離不夭麌麇母傳速言夭傷之子也其本隨母食者  
二傷絰褓絰褓之嬰孩時則不凋若能行上事春則繁茂而不凋枯也七

十二日而畢

春當九十日而今七十二日而畢者則季月十八日屬土位故也

賜丙子

火行御天子出令命行人內御行人行使今掘溝澗津

舊塗

舊塗謂先時濟水處富設其津梁也

任君賜賞

任委也藏中委積物當發用之

即以充君之賞賜也

君子修游馳以發地氣

游馳謂戲馳馬也

出皮幣命

行人修春秋之禮於天下諸侯通天下遇者兼和

春秋二時

聘問之禮然則天無疾風草木發奮鬱氣息

謂鬱蒸之氣止息也

民不

疾而榮華蕃七十二日而畢賜戊子土行御天子出令

命左右司徒內御

命司徒御理夏政也

不誅不貞

貞正也太陽用事時方長育故

命

無所誅戮無責農事為敬

夏時農事尤盛

正以助養氣也

太陽惠言

言大

舉仁惠寬刑死緩罪人

皆所以助養氣也

出國司徒令命順民

之功力以養五穀君子之靜居

陰氣方生故靜居以遵也

而農夫修

其功力極然則天為粵宛

粵厚也宛順也

天為

草木養

長五穀蕃實秀大六畜犧牲具民足財國富上下親諸

侯和七十二日而畢睹庚子金行御天子出令命祝宗

選禽獸之禁

禁謂牢圃園所養擬供祭祀也

五穀之先熟者

先熟則黍稷也

薦之祖廟與五祀

五祀謂門行戶宦中廟

鬼神饗其氣焉君子食

其味焉然則涼風至白露下天子出令命左右司馬行

組甲厲兵組甲謂以

謂立什人以責甲也

合什為伍謂

之長為伍

以修於四境

之內謾然告民有事所以待天地之殺歛也謾悅順貌

謂出有事謂

師以伐不服象

天地殺歛也

則晝炎陽夕下露地競環環炎實貌

方秋之時

晝則暴炎夕則下寒露而潤之

陰陽更生故地氣交競而爻實

五穀鄰熟鄰熟

氣足故熟

草木茂實歲農豐年大茂七十二日而畢晦壬子水行

御天子出令命左右使人內御御其氣足則發而止

使人

御理冬政其閏藏之其氣不足則發擗瀆盜賊

擗謂遮

禁也羣

聚之謂其閑藏之氣不足則洞  
防盜賊以助其閑藏之氣也

數剽竹箭

言數剽削竹箭以為矢也

伐檀柘伐檀柘所以為弓也令民出獵禽獸不釋巨少而殺之所

以賽天地之所閑藏也

賽天地閑藏故收獵取禽以助也

然則羽卵者

不段

段謂離散不成

毛胎者不牘

牘謂胎敗潰也

嫗婦不銷弃

嫗古孕字銷弃

謂散草木根本美

閑藏實堅則根本美凡此皆順冬閑藏之政所致也

七十二日

而畢堵甲子木行御天子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傷已

下言逆時政所致災禍也君危不殺太子危家人夫人死若君雖危則又太子危而家不見殺人夫人有死禍也

不然則長子死如無家人夫人死則長子死七十

二日而畢

道氣亦畢於七十二日也

賜丙子火行御天子敬行急政

旱札苗死民厲

札夭死也厲疫死時當寬緩

而乃急故有旱札疫之災也

七十二日

而畢賜戊子土行御天子修宮室

築臺榭君危

土方用事而修

宮室以動亂之故君有危亡之禍

外築城郭臣死

築城郭動土危故其臣死

日而畢

土王在六月而得七十二日者則每季得十八故也

賜庚子金行御天子

攻山擊石有兵作戰

而敗士死喪執政時方收斂而乃攻山擊石故致

兵器之

七十二日而畢賜壬子水行御天子決塞動大

禍也

水王后夫人薨不然則羽卵者段毛胎者贖脣婦銷弃

草木根本不美七十二日而畢也

管子卷十四

管子卷十五

唐房玄齡註

勢第四十二

短語十六

戰而懼水此謂澹滅方戰之時懼致水禍必為水所澹而滅亡也

大事不吉

苟懼水禍則事無小大未見其福也

戰而懼險此謂迷中

方戰之時

有險礙進退莫知所從故曰迷

中言在迷惑之中

分其師衆人既迷惑必其將

亡之道

人既迷惑不知所從則無所用其力是以滅其師衆矣又况迷惑茫然乎若是者必亡其衆凡

此二事皆滅動靜者比於死比近也敵靜者則靜者勝矣故我動而亡之道也動作者比於醜我先動敵反作應者我必無功故近於醜動信者比於距我既動彼能自申以敵我既動而我如此者近於見距也動訛者比於避我既動而彼屈服者靜作得見避夫靜與作時以為主人時以為客睿得度度則為度則為主人其失度知靜之修居而自利既多智而又安靜二者則為客也能修則居然自獲其利知作之從每動有功知其所作常能從理如此者動必有功也故曰無爲者帝其此之謂矣言無心於為任理之自然逆節萌生天地未形先為之政其事乃不成繆受其刑言將為暴殺必逆之

節雖萌芽而生然天地寂泊不見徵應無從已之形此則先天而政天乃違之故其事不成則被誅戮受其刑也天因人聖人因天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時不作勿為客不因天時而動人事不起勿為始不因人事而起可謂先事為始慕和其衆以修天地之從人先生之天地刑之聖人成之則與天同極將建大事必慕和其衆天地既已從但當修天之意人先生是心天地又見其修意有從順之形聖人則發動而成如此者可謂與天同極也正靜不爭動作不貳素質不留全其素質與地同極能行正靜已下可謂與地同極也未得天極則隱於德未得與天同極已得天極則隱而修德也已得天極則當

致力建成之若湯之既成其功順守其從人不能代從升陑武王牧野是也既成其功順守其從人不能代順也功成矣則以順理守之所謂逆取順守者也則人何能代之乎成功之道羸縮為寶羸縮猶行藏也所謂時行則行天止則止其道乃著故以為寶母亡天極究數而止但天之數則事若未成母改其形母失其始形謂常形也止而勿為終有靜民觀時待令而起言事未成之時但安靜其人謹候其時待天命令然後起成也故曰修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道從羸縮為也而應形隱顯必因天地之形天地之形聖人成之因天地之形則無不

成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但能法則大無不利盡行之者有

天下所謂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故賢者誠信以仁之慈惠以愛之端

政象不敢以先人常執謙以下物中靜不留中心安靜無所留著裕德無

求道德饒裕雖復隱處常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漬作也雖復

樂能柔安靜樂常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漬作也雖復

行德常能謙讓不故賢者安徐正靜柔節先定先定謙

與物爭漬動亂也柔之節而人莫與爭功則人不能與我爭勇

然後有所行於不敢則人莫與爭功而立於不能

守弱節而堅處之守柔弱之節而堅明以自處也故不犯天時不亂民

功謙順故無

秉時養人

持四時之政

先德後刑

賞以春

夏刑以

秋順於天微度人

既順於天又微度人之所宜以合之

善周者明不能見

也此者雖有明察之人不能盡矣

萬物無所至如善明者周不能蔽

也人善於明明則極也如此者則雖善周之

大明勝大周

則民無大周也

明勝大周則人無能為大周也

大周勝大明則民無大

明也

周勝大明則人無能為大明凡

大周之先可以奮

信奮信振起貌言既

有大周之德獨在君也

大明之祖可以代天

下

有大明之德可以為物祖如此則可代天下無道取其位而君之也

索而不得求之招

搖之下

招搖之星隨斗杓順時而運者也天下者神器直欲索之則不得若求之招搖之下順時而取

則可

獸厭走而有伏網罟

獸所以憎厭其走者恐前有伏網罟故聖人不敢以直道

取天下者恐有大禍故也

一偃一側不然不得

偃側猶倚伏也聖人之取天下知云云文

設武伏如其不然天位不可得也

大文三曾而賛義與德大武三曾而

偃武與力

大文三曾則文道行也故能成其德義

大武三曾則武道行也故能偃其武力

## 正第四十三

### 短語十七

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

服罪故不怨也

善人不驚曰刑

刑當故不驚如正之所以勝

也服之

所以服之不能也勝之所以勝

也

也

節之修飾身也必嚴其令而民則之曰政令嚴則人作法如四時之不貳如星辰之不變如宵如晝如陰如陽宵晝皆有常如日月之明曰法法之用守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德利雖及人不以為德也天下親之曰德德用之恩無德萬物親之無德無怨無好無惡萬物崇一陰陽同度曰道道之用刑以獎之政以命之法以遏之德以養之物待德養而成道以明之明是刑以獎之母失民命刑斷合理故人命不失也令之以終其欲非也刑行令所以終人之欲使之明之母徑明識正道不從邪徑也遏之以絕其志意

母使民幸

用法正人之志意不使人有非分之幸也

養之以化其惡必自身

始

身惡盡則人惡化

明之以察其生必修其理

恐有不修理故以明察之致

刑其民庸心以蔽

庸用也不用心斷則濫及不幸

以致政其民服信以

聽

服用也謂用誠信聽理於人

致德其民和平以靜

君德及人以致和靜之道

其民付而不爭

人被道則相付任而不交爭也

罪人當名曰刑

罪當其名刑之

謂出令時當曰政

令當於政時之謂也

當故不改曰法

不改當故法之謂也

愛民無私曰德

君愛無私德之謂也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衆所宜也能令衆宜

謂道之立常行政能服信乎

服信則政常立

中和慎敬能日新

乎苟能和敬則正衡一靜能守慎乎

衡平也言但能守其德日新也慎則政平而靜一

廢私立公能舉人乎

但公而無私則能舉人也

臨政官民能後其身

乎

後其身則能

官人也能服信政此謂正紀

能行信正之紀者正能服日

新此謂行理

能行日新可謂行之理也

守慎正名偽詐自止

能慎則

舉人無私臣德咸道

無私則不妄舉故臣德皆合於道也

能後其身上佐

天子

後身則先公故能上佐天子也

九變第四十四

謂人之情有九

短語十八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

或守

或戰雖復至死不敢恃之以德於上  
則有數存焉於其間故能至死也

曰大者親戚墳墓

之所在也一變田宅富厚足居也二變不然則州縣鄉黨

變

與宗族足懷樂也三變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

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

君之恩厚皆在於人無所往故得人之致死四變

不然

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五變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

難攻也六變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

也七變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八變不然則有厚功於上

功厚則祿多故亦自為也戰而不德於君九變

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

德其上者也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閭也

任法第四十五

區言一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小物然後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則不然

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離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國家不治聖君則不然守

道要處佚樂馳騁弋獵鐘鼓竽瑟宮中之樂無禁圉也  
宮中之樂所以悅體安性故不禁禦之也 不思不慮不憂不圖但任法數故無所慮圖也  
利身體便形軀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但任法數則事下自理也 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道則謂上法數公正大道 不事  
心不勞意不動力而土地自辟囷倉自實蓄積自多甲  
兵自彊羣臣無詐偽百官無姦邪奇術技藝之人莫敢  
高言益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孟大也遇待也不敢以謬妄姦言妄行以待其  
也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也埏和也 唯陶

之所以為猶金之在鑪恣冶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

比黃帝之於堯則堯有為而黃帝無為故黃帝之

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謂仁義禮樂者

皆出於法

法行順

此先聖之所以一民者也

法所以齊一於民也

周書曰國法

有國者有法也

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法不一則

亂故不祥

民不道法則不祥

道從

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

更改也典主也言能

觀宜改法以主於人則國理故祥也羣臣不用禮義教訓則不祥百官服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服行故曰法者不可恒也

法順則存治違則亂亡則當敵

不恒故存亡治亂之所從出

法順則存治違則亂亡

聖君所以為天

下大儀也君為天下之儀表也君臣上下賚賤皆發焉莫不取法

於君臣發

行故曰法古之法也

立法者必師古

世無請謁任舉之人

任保

法取人則無間識博學辯說之士

間雜亂也法行則

請謁之保舉

博學辯說之人不

敢間亂無偉服無奇行偉服奇行皆過越法制皆糞於

者今止息者是法故也

法以事其主

糞者所以欲藏也謂人皆欲

上事其主故明王之所

恒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之以謂  
法收欲此二者主之所恒也廢此二者則政亂夫法者上之所  
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亂主也故聖君置  
儀設法而固守之然故諶杵習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  
亂也杵所以毀碎於物者也謂姦詐之人偽託於諶以  
殺君法習士謂習法之士聞識謂多聞廣識君守  
法堅故此等衆彊富聾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  
莫能亂也離猶遠也珍恠奇物不能惑也萬物百事非在法  
之中者不能動也珍恠奇物此正法為恠僻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

道無越於法者 聖君之實用也 用法為理 國之實 今天下則不然皆有

善法而不能守也然故謀杵習士聞識博學之士能以

其智亂法惑上衆彊富賈私勇者能以其威犯法侵陵

謂侵陵於君也

鄰國諸侯能以其權置子立相鄰國情權能廢置君之子援立

國

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

謂用私恩誘百姓使附也

翦公財以祿私士

此凡如是而求法之行國之治

不可得也謂從失法之後國不可得理也

聖君則不然卿相不得翦其

私羣臣不得辟其所親愛聖君亦明其法而固守之羣

臣修通輻湊謂各得自通於君如輻之湊也以事其主百姓輯睦聽令  
道法以從其事道從故曰有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夫  
生法者君也人則法君之法君始制法故曰生法君如輻之湊也守法者臣也臣則守法而行法於法者  
民也人則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為大治故主有三術謂上主中主危主也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不私罰也置  
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愛人而私賞之惡人而私  
罰之倍大臣離左右專以其心斷者中主也臣有所愛  
而為私賞之有所惡而為私罰之為大臣愛惡之倍其故而私賞罰也

公法損其正心

謂損政教之正

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故為人

主者不重愛人不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

君隨

臣愛惡則威德皆在於臣故曰失也威德皆失則主危也故明王之所操

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賚之此六柄者主之所

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

四位者主之所處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

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

既至

於奪柄失位之後欲求令行不可得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奪柄失位之道

也法不平令不全則柄位不可得而保故曰奪柄失位之道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

言有枉法毀令聖君則能禁止之

故譽不能威

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

此五事解見下文

植固而不動竒邪乃恐

所立堅則不可動若竒邪則敗亡旋及故恐竒音羈奇革

而邪化令往而民移君之奇邪能有革化則令變

往而人已移心而從善也

故聖

君失度量置儀法

聖君見有失度量則置儀法以改也

如天地之堅

堅謂尊勝

如列星之固

自古至今不見天星有虧敗也

如日月之明

無私如四時耀臨

之信

寒暑之氣然故令往而民從之來必以時

君能苞上之四事故令往人從也

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後反之枉法而  
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賛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  
能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於身君身不能自禁止也是以  
羣臣百姓人挾其私而幸其主妾布非分之恩彼幸而得之則  
主日侵臣得不當得之恩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若不得所  
生也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凡為主而  
不得用其法不適其意顧臣而行凡有所行不敢自專顧望其臣而為之也  
離法而聽賛臣賛臣雖有離法亦聽從之此所謂賛而威之也言賛臣能

威於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焉

謂以金玉來事主也

主離法而聽

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

言富人能賤人以服約卑敬悲祿於君也

色告懇其主

服約謂屈服隱約也

主因離法而聽之所以賤而事

之也

言賤人善

近者以偏近親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

而聽之此所謂近而親之也

言近者恃親以要君則君從

美者以巧

言令色請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美而淫之也

言美者能以顏色淫動於君故君亦聽之治世則不然不知親疎遠近譽賤

美惡以度量斷之其殺戮人者不怨也

殺當其罪其賞故不怨也

賜人者不德也以功受賞故不德於君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私也是以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句以聽於上句恐體貌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下而不重也法制行則事簡故不重也今亂君則不然有私視也故有不見也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故有不知也凡私則有不見不知也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聽私說故羣臣百姓皆設私立方以教於國方謂異道術也羣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謁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幸於上上

無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治  
從此產矣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衆物之象也各  
立其所職以待君令羣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  
乎故遵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罰遵令而行敗非已致故無罰也非  
主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死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罪死然故下之  
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從形也故  
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  
有功利因賞之是教妄舉也賞不從令是教妄為舉措遵主令而行

之有傷敗而罰之是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羣臣百姓

人慮利害而以其私心舉措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

## 明法第四十六

區言二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

主道明則公法明故國治

所謂亂國者臣術

勝也

臣術勝則私事立故國亂

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執勝也

今尊

君卑臣者其計非欲使親君也但令君執其勝也

百官識非惠也刑罰必也

必今

百官識非公之惠而不敢受又知刑罰必行無妄求免罪也

故君臣共道則亂

臣行事

故曰共道專授則失心而專之亦為失也

夫國有四亡令

求不出謂之滅

求不出令則無所稟故滅

不出而道留謂之壅

中道隔絕故曰壅也

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

求不上通則與尤下情上隔絕故曰塞也

而道止謂之侵

下情雖欲上通中道為左故曰所止此則臣侵上事也

故夫滅侵塞

壅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

於法之外也

淫遊

不為惠於法之内也

不屈法以成私惠也

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

外遺威也

不兩錯

臣行君威為兩置

政

不二門

臣出政是以二門也

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言能以法理國但舉而置

之無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非法度不聽則詐偽何施不行

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

以權衡稱之輕重立見也

有尋丈之

數者不可差以長短今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

下比周矣

比周於下所以求舉

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

交合則自進

官何須求用

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為賞以毀

為罰也

以毀譽為賞罰

則官自然失理然則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

行私術矣

行私術自然得賞安

用就公道而求乎比周以相為匿是

比周者凡為

有公是之事皆

忘主死交以進其譽故交衆者譽多

交匿而不行也

友致死其

舉自進

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是以忠臣

死於非罪朋黨共毀之故忠臣非罪而死

而邪臣起於非功私則得利公而致禍

朋黨共譽之故邪臣

非功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私則得利公而致禍十至私人之門

私人謂所

與交私為不一至於庭謂之百慮其家不一圖國

重私謂所

明黨者也故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所屬之數雖曰衆多無

輕公

也雖具非以任國也各務私故此之謂國無人國無人者不任國事

非朝臣之衰也家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覺而不任國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故官失其

能官各失能則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與無人同也

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設法者自著擇人量功之條故不勞自舉度也

故能匿

而不可蔽

苟有材能則法舉之不可隱蔽也

敗而不可飾也

無功而敗法自量之

故不可譽者不能進

無材雖譽之而誹者不能退也

而不能進也

有功雖誹之而然則君臣之間明別謂賢不肖有功者明別

不能退也

各明白而分別也

明別

則易治也

則易治也

明別則無偽濁故易治也

主雖不身下為

謂不身而守法為其事

為之可也

但守法則法自為之不勞身也

## 正世第四十七

區言三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從為故法可立而

治可行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在下今

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誅殺不以理重賦歛竭民財急使

令罷民力使令急故人財竭則侵人力疲也財竭則不能毋侵奪奪以共上耗

也力罷則不能毋墮倪倪傲也謂疲民已侵奪墮倪因

以法隨而誅之則是誅罰重而亂愈起夫民勞苦困不

足則簡禁而輕罪如此則失在上失在上而上不變則

萬民無所託其命今人主輕刑政寬百姓薄賦歛緩使  
令然民淫躁行私而不從制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是  
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廉而變廉察也則暴人不勝邪亂

不止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君人者勢傷而威日衰矣

故為人君者莫貴於勝所謂勝者法立令行之謂勝法

立令行故羣臣奉法守職百官有常法不繁匿萬民敦

慤反本而儉力謂廉嗇而勤力也故賞必足以使謂使人從善也威必

足以勝謂勝合毒邪也然後下從故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

也 五帝三王俱曰

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

明君故曰非一

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夫民躁而行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既躁而僻則難化須  
厚賞以誘之重禁以威之故聖人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設人之所不利欲以使則民不盡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則邪人不止是故陳法出令而民不從故賞不足勸則士民不為用刑罰不足畏則暴人輕犯禁民者服於威殺然後從見利然

後用被治然後正得所安然後靜者也夫盜賊不勝邪  
亂不止彊劫弱衆暴寡此天下之所憂萬民之所患也  
憂患不除則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則民望絕於上  
矣夫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  
立名顯於後世者以為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  
所務一也莫不務於理也夫民貪行躁而誅罰輕罪過不發有  
過者不發舉也則是長淫亂而便邪僻也有愛人之心而實合  
於傷民輕刑以愛人多反傷人也二者謂愛與傷人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

盜賊不勝則良民危

良人為盜所害故危

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

事莫急於當務

每事當其務則理也

治莫貴於得齊

齊謂無非人也

制民

急則民迫民迫則窘窘則民失其所葆

葆謂所恃為生者也

緩則

縱縱則淫淫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

所以不立者齊不得也

謂上有非人也

齊不得則治難行故治

民之齊不可不察也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

之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止

至於利人則止而勿理也

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

留謂守常不變

與時變與俗化夫

君人之道莫貴於勝。勝故君道立。勝則無不服故君道立也。君道立然後下從下從。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體從則不可以禮義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 治國第四十八

區言四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謂不安其所居也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

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謂必務農民事農則田墾田

望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彊兵彊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衆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為末作奇巧者一日

作而五日食言取一日之利可共五日之食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

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則

田荒而國貧矣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

暴急無時

謂僵稅不以時

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

倍貸謂貸一還二也

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

謂雨澤不足也

則民倍貸以取庸矣

澤不足則歲凶富者倍貸於貧不能還其倍價者則計所倍而取庸矣

秋糴以五春糴以

束是又倍貸也

謂富者秋時以五糴之至春出糴便收其束矣此亦倍貸之類也束十足也

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

謂上無時之徵一也澤不足二也秋糴春糴三也澤

下關市府庫 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廩與之事此之徵四也

四時亦當一倍貸矣

府庫謂府之庫新有徵稅言人供關市府庫之徵亦用粟之什一計

四時常有所用故亦當一倍貸之

夫以一民養四主

四主即上四倍貸也

故逃徙

者刑謂有刑罰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

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孰也四種而五穫

四種謂四時皆種五穫謂五穀皆宜而有所獲

中年畝二石一夫為粟二百石

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

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

交能易作謂雖士亦善於農工

雖農亦道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道從也四人均能故  
於士業也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其利無從相過之也

是以民作一而得均四人交能易作故曰一也民作一則田墾密巧  
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  
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霸者或  
積粟故人有不致死者也粟生而不死者王王者積粟既多故人  
生而致死者也保其生無復致死者  
也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有粟則票  
也者地之所歸也積粟既多或有入地歸降者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  
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參徙成國舜非嚴刑罰

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

謂背舜而去者

從者必利也先

王者善為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

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

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

易習

謂改易其常習

鼓衆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票

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

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

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

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  
君謂覽寄為生不能長久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  
事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之塗謂保有其人其塗因粟也治國之道也

管子卷十五

釐案卷十三第三頁前七行版法形勢之屬刊本  
脫形字據本書增

第三頁前八行則劉向編校之日刊本訛作劉向  
編校之由曰今改

卷十四第九頁前七行我既誠信刊本誠訛誠今  
改

卷十五第十三頁後一行出而道質謂之壅刊本  
壅作擁據卷二十一明法解篇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葉椿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子部

管子卷十六

十七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管子卷十六

唐房玄齡註

區言五

內業第四十九

萬物之精此則爲生

精謂神之至靈者也得此則爲生

下生五穀上爲

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胷中謂之聖人是

故民氣

謂上之精者則人氣也

果乎如登於天

果明貌也

杳乎如入於

淵淖

女教反潤也

卒乎如在於已

人有氣則存故如在

於已是故此氣也可止以力以力止之氣愈去而可安以德

靜心念德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調其宮商使之敬氣自來也

守勿失是謂成德不失氣德成而智出德成智萬物果

得物皆得宜以智安物凡心之刑刑法也謂得自充自盈充盈謂

也虧自生自成生成謂每心生必有所成其所以失之必

以憂樂喜怒欲利此六者過常以亂於心則失矣能去憂樂喜怒欲利

心乃反濟若能去六者則心反彼心之情利安以寧安

者心之勿煩勿亂和乃自成若無煩亂折折乎如在於所利也

側忽忽乎如將不得折折明貌言心明察若在其側渺

渺乎如窮無極渺渺微遠貌言心之微遠如欲窮之則無其極此稽不遠日用

其德常以此考心不遠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自形內而

之則日有所用也人不能固守其虛虛者皆道

而人不能固反以利欲塞也其往不復其來不舍既

利欲之心則道往而不謀乎莫聞其音今謀欲專於道

復雖具有來無處可舍謀乎莫聞其音明不聞其音

卒乎乃在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存至於極則近於心

乎淫淫乎與我俱生淫淫增進貌有生則有心之方寸虛道之君

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雖無形聲常依序

故曰與我俱生也不見其形

凡道無所善心安愛言道無他善心靜氣理道乃可止

若靜心則氣自調  
理故道來止也

彼道不遠民得以產

人得之以生則道在人故不遠

也彼道不離民因以知人既因道而知則常在而不離是故卒乎其

如可與索

推尋其終似可與索

眇眇乎其如窮無所及欲窮之則

彼道之情惡音與聲

音聲者所以亂道故惡之也

修心靜音道乃可

得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

不能聽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

雖不可以言語視聽用之修心則外形自正也

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得以成

也

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道非如卉木而萬物以生萬

物以成命之曰道無根莖而能生無花葉而能成天主

正平分四時地主平均生萬物人主安靜無爲而無不

地之平也人之安靜爲人之安靜

也春秋冬夏天之時也山陵川谷地之枝也

爲地之枝條也喜

怒取予人之謀也

四者諱之用也是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時

變耳聖從物而不移物違而從之能正能靜然後能定

本不化聖本不移

必正靜然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肢堅固

心苟定於中則耳目自聰

後定也

明四枝自堅固者也。可以爲精舍。心者精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爲之精氣道乃生。  
氣得道能有生。則有心思。則有心思。乃知則知生。知乃止矣。  
成智則理。足故止也。凡心之形過知。失生安法。智過其度則失其生。  
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謂無心於一謂無也。  
物事而物事自變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執一之君子能爲此乎。苟執一故能不執一。不失能君萬物。  
無心爲易其氣智也。  
君子使物不爲物使。無心故能使物而物不能使也。得一之理治心。  
在於中。苟得中則無事。然則心自治矣。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人。則無事。

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

也理心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正形攝德天仁

地義則淫然而自至

言欲正形攝德但能則天之仁法地之義則德淫然自至淫進貌也

神明之極照乎知照智者神明之極理

萬物中義字不咸

若常守中則無

差不以物亂官貪物則

不以官亂心

貪官則是謂中得心亂也

是謂中得

能應官貨則中以自得也

有神自在身

中得則神自在身也

一往一來莫之能

思神不測者也故往來不能思也

失之必亂得之必治

謂神敬除其舍

一來莫之能

精將自來精相憲之

除謂有則想思之

寧念治之

寧靜思念則心自治嚴

容敬畏敬精將至定

但能嚴敬則精至而定也

得之而勿捨耳目不淫

心無他圖

既得精守之而勿捨則耳目不淫心無他慮也

正心在中萬物得度

心在中而正則無過道滿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

舉故萬物得度也

言人皆有道但一言之解上察於天下極於地蟠滿九

不能自知耳

一言之解上察於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

若能解道之一言則能察天極

地而中滿於九州蟠委地也

何謂解之在於心安

解道者在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

言官之治安於心安皆從心生也

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

治之與安心以藏心言心亦無不由心

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

心之中又有心焉

以心藏心故彼心之心謂心中所藏之心

音以先言言從音生音然後形有音然形然後言則是

言從音生故音先言音然後形有音然後見也形然後言有形則是

有言則出命使而違

亂乃死。亂則凶禍精存，自生其外安榮。精存於中則自然長生，至於外。

形靜而內藏於精則無窮竭若水之泉浩然和平以爲  
榮茂也

氣開言精既浩然和平則生氣故爲氣開 涼之不涸四體乃固生氣之潤不有

竭涸故四泉之不竭九竅遂通藏精之泉不竭乃能常體固也

天地被四海體固竅通故能壽畢天地德被四海中無惑意外無邪萬物萬物

生於惑意故內無惑意則邪蕕自銷也 心全於中形全於外中全則不迷

天菑不遇人害

天菑人害能禍不全者也

謂之聖人人能正靜皮膚

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

但能正靜則皮膚自裕寬耳目自聰明筋骨自中強

乃能戴大圜

天而履大方地也鑒於大清

道也視於大明日

也敬慎無忒日新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散發其充

充謂是謂內得發行於道然而不反此生之忒

忒差也若不反

守於道則生有差謬也

凡道必周必密

周密則慎不泄

必寬必舒

寬舒則博而密

必堅必固

堅固則精不解

守善勿舍勿舍則

逐淫澤薄既知其極不自成

遂淫澤薄

既逐淫邪

既知其極

反於道德知極反德則全心在中不可蔽匿

有諸內必形於外也

和於形容

心和者容暭也

見於膚色

內暢者體澤

善氣迎人親於弟

兄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

疾於雷鼓

謂全心以德感物者

而德者不疾而速不崇朝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

而遍天下故疾於雷鼓也

母全心之氣發形於外則無不耀無

不知若明於日月察於父母也

賞不足以勸善慕

乃善非刑不足以懲過

畏刑懲過非本無過

氣意得而天下服

若

慕賞不畏刑意氣內得

此誠善也故天下服

明故天下曉

也搏氣如神萬物備存

搏謂結聚也結聚純氣則無所不變化故如神而物備存矣

能搏乎能一乎

搏結則自一也

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

吉凶在於逆順

故不須卜能止乎能已乎

謂正而求諸已也

能勿求諸人而得

筮而知也

求人者惑自得者明

思之思之又重思之

求已者必須思再三思之也

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

若再三思之而不通則或致鬼神爲通之也

非鬼神

之力也精氣之極也

言今能致鬼神者非鬼神自見其力蓋由思之不已精氣之極也

四體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搏心耳目不淫雖遠若近言

體正氣靜意一心搏耳目之用不有淫過事雖遠大可以近速而成也

思索生知

近而遇思索其

知自慢易生憂

疎慢輕易必致

暴傲生怨

殘暴傲虐傷害必多故生

也憂鬱生疾憂恚鬱塞懷不適暢故生疾也疾困乃死既疾而困可思謂彌留而死思

之而不捨內困外薄思欲不捨則五藏困於內形骸薄於外也不蚤爲圖生

將巽舍既已內困外薄尚不圖之如此則將巽遁其舍而至於死期也食莫若無飽

飽食者善閉塞思莫若勿致致思者多困竭節適之齊彼將自至齊中也言

能節食適思常莫過中則生將自至天地精氣以成人人之生也天出其精言稟精於天也地出

其形地出衣食以合此以爲人言合天地精氣以成人養成其形二和乃生氣

和乃成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見其徵不醜醜類也言其生也

欲察和則精不可見至平正擅匈論治在心此以長壽於徵驗又不知其類也

和之情類雖可知見但能平而正則和氣獨擅於匈  
中論其適理又不離心如此則可以益算而長壽也忿  
怒之失度乃爲之圖若忿怒過度則當圖而去之節其五欲去其二

凶喜怒過度皆能爲害故曰二凶不喜不怒平正擅匈不喜不怒可謂和也故能既平

且正獨擅於胷中也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  
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詩有清風之慰故能止怒去憂莫若樂節樂

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

性將大定凡食之道大充傷而形不臧大充謂大攝過於飽大攝骨

枯而血沴大攝謂過於飢血沴謂血銷減而凝沴充攝之間此謂和成猶

中也充攝得中則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

言精智生於和成飢

飽之失度乃爲之圖

圖之令

合於度

則

飽則疾動

而疾動

氣不通

廣思飢而廣思老則長慮

老而長慮則

遺其老

飽不疾動

氣不通

於四末

四末

飢不廣思

飽而不廢

廢止

老不長慮

困乃

邀竭

今老則益

因而速竭

大心而敢

心既浩大

寬氣而廣

又能勇敢

寬氣而廣

當寬舒

其氣而

廣有其形安而不移

形安則志能守一

固故不移

能守一

則惡

煩故能棄萬苛也

見利不誘見害不懼

寬舒而仁獨樂其身

是

謂雲氣意行似天

能調其氣故比於雲

意

似天之布雲也

凡人之生也

必以其歡

歡則志氣和故生也

憂則失紀怒則失端

憂怒過常則失其端紀

憂悲喜怒道乃無處

憂怒則害道失其所處

憂悲喜怒道乃無處

憂怒則害道失其所處

憂悲喜怒道乃無處

憂怒過常則失其端紀

憂悲喜怒道乃無處

謂若愛慾則當靜之勿引勿推福將自歸去而勿引來若遇廢亂則當正之勿引勿推福將自歸去而勿引來

平而往福彼道自來可藉與謀

藉因也因其自來而與之謀則意動而理盡

平而往福彼道自來可藉與謀

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

靜則來躁則逝

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爲害心能執靜道將自

定得道之人理承而屯泄匈中無敗

謂腠理承達屯聚泄散故匈中無敗

節欲之道萬物不害

能節欲則物無害也

封禪第五十

元篇亡今以司馬遷封禪雜篇一書所載管子言以補之

雜篇一

桓公旣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古之王者封泰山禪云云云云山在梁父東處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亭亭山在華陰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首山

在博縣或云在鉅平南十三里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

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縣車上卑耳之山

將上山縕束其馬懸鈞其車也卑耳卽齊語所謂辟耳

南伐至名陵登熊耳山以

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

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

北里之禾

鄗上山也鄗音臚鄗上北里皆地名

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

三脊

所謂靈茅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各有一目不行其名

曰西海致比翼之鳥各有一翼不比不然後物有不召  
鶠

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  
蒿藜莠茂鳴鳥數至而欲封禪母乃不可乎於是桓公  
乃止

小問第五十一

雜篇二

桓公問管子曰治而不亂明而不蔽若何管子對曰明  
分任職則治而不亂明而不蔽矣公曰請問富國奈何  
管子對曰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矣謂勤力於地利  
其所動作必合

於天時公又問曰吾欲行廣仁大義以利天下奚爲而可  
管子對曰誅暴禁非此大存亡繼絕而赦無罪此廣則義也仁廣則仁廣而義大矣公曰吾聞之也夫誅暴禁非而赦無罪者必有戰勝之器攻取之數而後能誅暴禁非而赦無罪公曰請問戰勝之器管子對曰選天下之豪傑致天下之精材來天下之良工則有戰勝之器矣公曰攻取之數何如管子對曰毀其備散其積奪之食則無固城矣毀備奪食則無以守故其城不固此謂攻也公曰然則取之若何謂取管其土

子對曰假而禮之假謂厚而勿欺厚謂重

借之恩以德則天下之

士至矣公曰致天下之精材若何

精材謂美材可管子爲軍之器用也

對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爲數

欲致精材者必當貴其價故他處直

五我酬之六他處直九我酬之十常令貴其一分不可爲定數如此則天下精材可致也

公曰來工

若何管子對曰三倍不遠千里

酬工匠之庸直常三倍他處則工人不以千里

爲遠皆至矣

桓公曰吾已知戰勝之器攻取之數矣請問行

軍襲邑舉錯而知先後不失地利若何管子對曰用貨

察圖

用貨爲反間則知其先後察彼國圖則不失地利也

公曰野戰必勝若何管

子對曰以奇

謂權謀以勝敵也

公曰吾欲徧知天下若何管子

對曰小以吾不識則天下不足識也

若能博聞多見齊其所能不識則知天

下遍矣吾之所識天

公曰守戰遠見有患爲國者必入

下亦無人能識之也

守出戰今吾

於此二者預見其患矣

夫民不必死則不可與出乎守戰之難

守戰之難必致死然後可出也

不必信則不可恃而外知人必誠信然後

爲君視聽故知

外事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戰恃不信之人而求以

外知此兵之三閭也

苟不死不信則守閭戰閭外閭故曰三閭使民必死必

信若何管子對曰明三本公曰何謂三本管子對曰三

本者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質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故國父母墳墓之所在固也人既戀本而哀墳墓則其心固田宅爵祿尊

也妻子質也三者備然後大其威厲其意則民必死而

不我欺也不我欺桓公問治民於管子管子對曰凡牧

民者必知其疾疾謂患者也而憂之以德勿懼以罪勿止以

力煩力役則止而不來慎此四者足以治民也桓公曰寡人睹其

善也何爲其寡也謂四言雖善然以之理國恐其太少管仲對曰夫寡非

有國者之患也患在不能行昔者天子中立地方千里

四言者談焉何爲其寡也談備也謂四言足以備千里之化不爲少夫牧民不知其疾則民疾疾謂憎嫌之也不憂以德則民多怨懼之以罪則民多詐設詐以止之以力則往者不反創其力來避罪也役煩則疑而止也役之苦來者鷙距鷙疑也距止也聞其故聖王之牧民也不在其多也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之其事既善雖然不但如是而已更有何事以管仲對曰質信極忠質主也謂主能嚴以行此四言也得信又極忠也嚴以有禮慎此四者所以行之也桓公曰請聞其說管仲對曰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懷之嚴也者民畏之禮也

者民美之語曰澤命不渝信也

謂恩澤之命不有非其渝變如此者信也

所欲勿施於人仁也

仁者忠堅中外正嚴也質信以讓

禮也

主行於信又能遜桓公曰善哉牧民何先管子對讓如此者禮也

桓公曰善哉牧民何先管子對

曰有時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恕飄風暴雨

不爲人害涸旱不爲民患百川道

百川之流皆從故道年穀熟糴

貸賤禽獸與人聚食民食

年穀熟則禽獸食人之食

民不疾疫當此

時也民富且驕牧民者厚收善歲以充倉廩

善歲謂有年禁

敷澤此謂先之以事隨之以刑敬之以禮樂以振其淫

振正也禮樂者所以止人淫放此謂先之以政飄風暴雨為民害涸旱為民患年穀不熟歲饑糴貸貴民疾疫當此時也民貧且罷牧民者發倉廩山林藪澤以共其財後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罷此謂先之以德其收之也不奪民財謂善歲也其施之也不失有德謂凶年也富上而足下此聖王之至事也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矣今吾有欲王其可乎管仲對曰公當名叔牙而問焉管仲知桓

公不可王難以賓鮑叔至公又問焉鮑叔對曰公當召  
賓胥無而問焉賓胥無趨而進公又問焉賓胥無對曰  
古之王者其君豊其臣教君豐臣教則君能  
制臣故可以王也今君之臣  
豊言德豐於君也公遵道繆然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言公之所遵行者皆流道繆妄之事無所比可謂遠於二三公曰昔者  
子但當墮而漸以取進耳欲王天下恐未可太王賢王季賢文王賢武王賢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  
崩周公旦輔成王而治天下僅能制於四海之內矣今  
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此觀之則吾

不王必矣

桓公曰我欲勝民

言欲勝於民

爲之奈何管仲對曰此非人

君之言也

人君之言當仁以化之不可直用刑勝也

勝民爲易夫勝民之爲

道非天下之大道也君欲勝民則使有司疏獄而謁有

罪者償

謂疏錄獄囚謁告有罪者則償之也

數省而嚴誅數省有過嚴其誅罪若此

則民勝矣雖然勝民之爲道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

公而不見親

嚴刑故也禍亟及於身

二世嚴刑身戮望夷雖能不久能

勝人不則人持莫之弑也危哉

持謂見劫執也君之國可久安則人持莫之弑也

吸乎

桓公觀於廄。問廄吏曰：「廄何事最難？」廄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爲圉人矣。圉者，馬也。」

既用曲木，又施直木，則失其類而先

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編棧者，先附曲木，其

次還須曲木，求其類而先傳直木。直木無所施矣。既用曲木，又施直木，則失其類而先

棧敗矣。喻小人用則君子退也。

先傳

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喻君子用

則小人退

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奈何？」管仲對曰：

先愛四封之內然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

四封之內見愛則人

致死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

見愛則人

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鄰之敵

國卿大夫之家既定則國強故可以危鄰國

是故先王必有置也然後有廢

也已國有置然必有利也然後有害也

能利己國然後可以害他國也

桓公踐位令饗社塞禱

殺生以血澆落於社曰饗社

祝冕已疵獻胙

祝祝史冕疵其名也昨祭肉也

祝除君苛疾祝今除君煩苛之疾

與若之多虛

而少實

若似也謂君之材能多似有而非實如此者亦

視祝冕已疵祝冕已疵授酒而祭之曰又與君之若賢

視祝冕已疵祝冕已疵

授酒而祭之曰又與君之若賢

謂君似賢亦當去之桓公怒將誅之而未也以復管仲

復猶管仲告也

於是知桓公之可以霸也

祝史誣君之惡君怒而將誅之是心務善也故知可與霸也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人乘

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者君

乘駿馬而游桓迎日而馳乎

游古盤字

公曰然管仲對曰此

駿象也駿食虎豹故虎疑焉

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於齊桓公將救之管仲曰君勿  
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其使者言三辱其

君顏色不變辱其君而色不變則無羞耻也臣使官無滿其禮三具禮

皆不足強其使者爭之以死不識不滿之意纔激強

君若其使不賢故知桓公果不救而莒亡

小人也君勿救其君小人也

桓公果不救而莒亡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春物放發桓公曰何物可比於

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

兵刃

種粟者甲在內而處葉居外而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

卷

若城苗之纖芒在外有兵刃

未敢自恃

自命曰

粟粟之物用雖如此然不敢自恃此其可比於君子之

故自名曰粟粟則謹促之名也

此其可比於君子之

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駒駒胡絹切乎何其孺子也

聃聃采順貌穀苗始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壯謂由由悅也實貌  
長大莊莊矜直貌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勉何其君子也由由轉  
茲勉謂益有謹勵

天下得之則安人以穀爲命不得則危故命之曰

禾以其和調人之性命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桓公二十年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闢然止瞪然視  
闢住立貌瞪驚視貌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  
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  
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祛衣走馬前疾事其

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與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謂贊引渡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抵當也不知仲父之聖是寡人當有罪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善承

古人  
之法

桓公使管仲求寧戚寧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母少少毋賤賤昔者吳干戰于江邊未亂

不得入軍門

亂毀齒也

國子擿其齒遂入爲干國多

戰功曰多言於

干戰國子  
功多也

百里傒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

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

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水浩浩然盛大魚育育然相與而遊其中時人皆得配偶以居其室家寡戚有伉儷之恩故陳此詩以見意未有室家而安名我居言誰當之配偶與之爲居乎也

筭子其欲室乎

桓公與管仲閨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矣桓公怒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閨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彼是邪桓公與管仲謀時役人於前乃有執席而食私目上視所於是乃令之復役毋復以察君也必是人者知吾謀也

相代時執席而食者代人入役因得察君今少焉東郭不令相代彼亦知君覺已必當來也

郵至桓公令賈者延而上賓謂贊引與之分級而上

客禮待之故與之分級而上謂使之就賓階也

問焉曰子言伐莒者平東郭郵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

也東郭郵對曰臣聞之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度之也

臣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意之東郭郵曰夫欣然喜

樂者鐘鼓之色也夫淵然清靜者線絰之色也漻然豐

滿心在兵武形氣盛故其貌豐滿而手足擾動者中勇外形必應

故手足擾動也兵甲

之色也目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

告也

告字兩口故二君開口相對即知其言告舉手而指勢當告也

且臣觀

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告於是

唯告不服於是知之

臣故曰伐告

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此之謂乎

言以形色之微子其知伐國之明也

坐寡人與子同之

同伐告

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管仲  
曰君予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曰臣聞取  
人以人者

然後取人以人之言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六

管子卷十六